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三編

歷史小說

雙冠璽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家居旅行之良伴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
年一元五角郵費每冊分半

本報材料豐富。趣味淵永。印訂美麗。定價低廉。所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附以圖畫。譯叢。雜纂。筆記。文苑。戲曲等。均耐人尋味。洵爲文藝中之妙品。非僅爲消閒之資料也。

譯著新小說 二百餘種

倫理 政治 軍事 歷史 實業 社會
科學 義俠 偵探 冒險 滑稽 寓言
言情 神怪 各類無不具備 或可
供宣講之用或可爲消閒之資

茶餘飯後之談助

丁未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三版

(雙冠璽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特渴不厄拔行

譯述者

閩侯何心川
閩侯林猷植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湖 南 圖 書 審 查 會 採 用

(生 理 衛 生 類)

● 學 校 衛 生 學

一 冊

定 價 三 角

【批詞云】是書爲日本瀨川博士原著。先生以精於小兒科擅名。出其經驗。著爲是書。洵有特別之價值。譯者能以簡潔之筆達之。尤非易事。我國衛生一道。素昧講求。小學校爲兒童發育之初基。以此施之師範教育。致諸實用。其幸福又何可言。誠教授上必需之善本也。

● 生 理 衛 生 學

一 冊

一 角 五 分

【批詞云】是書簡明而該括。篇幅雖無多。而教材無不備具。且選圖亦精確可喜。

● 生 理 學 講 義

一 冊

定 價 二 角

【批詞云】詮敘明透。解釋精括。其小字附註。尤足供教授之資料。爲教員所當注意。至衛生救急各法。最普通而適用。且文筆亦極圓樞。迥非他種譯本可比。篇幅無多。自無教授繁難之弊。以之充中等教科用書。洵稱完璧。

● 生 理 衛 生 新 教 科 書

一 冊

四 角 五 分

【批詞云】是書更爲中師教科而編。次序明晰。圖解精良。譯者更以清顯之筆達之。較原書尤覺周到。洵爲中等教科之善本。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序

墨箴子譚馬利遺事既竟。爲作王鼻士語曰。願此貴妃子。生生世世勿降嫁帝王家也。夫女智莫如婦。宣尼所稱。其人美且仁。國風載詠。是以木蘭寒女。樂府傳辭。昭君才人。琴工寫怨。則有雌龍墜地。生是名王貴人。客兒外家。少爲孤穩壓帕。揮三百萬貫阿姨之費。奪此娟娟。稱三十六宮可敦之尊。別名閼闔。酪漿肉食。何來皇思玉人。斜上旁行。亦有和熹博士。豈宙合至清之氣。鍾稗瀛以外之區乎。是雖迦陵同命。上陽終老。女君不聞專政。尤物未嘗移人。而鍼神機絕。漂散人間。樓東剪刀。流傳海外。後之摩娑薢澤。慨慕蘭馨者。猶將起通德於千秋。訪佩蘭之遺事。著爲外傳。留僊之裙幅如親。寫出內家。春曉之圖中欲活。爾乃早傷持踵。衆嫉修蛾。交杯七綵。甫爲新婦。訪白柰三吳。遽應天公不祿。雖臺夢醒。姑惡聲來。不如歸去。彼都雖信美之鄉。伏有圖報。道重迷陽之感。宜若一聲河滿。清淚如鉛。千里江東。我心匪石矣。遽乎獅珍堆握。肉爭存。東西帝仇不戴天。南北司勢成水火。舍并早定。調變咸宜。股紫

陳知兵氣之祥。比銅鉗爲種人所信。瑤光奪壻。申申違詈姊之言。象魏懸書。娓娓釋直生之懣。雖君王后椎環之智。孫夫人佩刀之英。啟鐘室以謀韓。御戎車而赴敵者。不是過也。顧以狂王亂政。家賊陰謀。繫尾何追。摔頭不免。斧聲燭影。猶是亭疑。玉斑牛刀。已將見逼。至於金墉絕膳。五國蒙塵。書成絕命。祇云愛子託人。死本如歸。所念故交惟若。人之無良。天胡此醉哉。或謂王桑榆未晚。駟僮奚堪。何以昧取人以貌之言。受狼子野心之禍。驪戎歸晉。厥後雖蕃。文姜如齊。及身安免。不知細君之嫁岑陬。本從胡俗。解憂之生元貴。實自肥王。懷羸作媵。久已蓄康公自出之圖也。怨耦爲仇。不翅忍蕭同作質之辱也。若留侯好女。衛玠璧人。天假之緣。禮無不合。古之開一窗而自選者。信能牽五絲而得紅乎。或謂王金輪再世。夏姬同風。令尹敢蠱。夫人可知。子皙委禽。其心不正。烏勒捷武之獄。猶刑白馬寺僧。鄭蒙斯美之行。如寵控鶴祕監。是則高辛少女。可云淫戀槃瓠。宓帝神妃。直證夢交窮羿。高皇后旣擄楚軍。恩宜覆水。息夫人縱傾蔡祚。愁殺桃花。人生誠難。深文則易。以彼香階割襪。孰勸小后之詞。

懣懣廬

第一章

游人過蘇格蘭瀑布故墟者。恆注意某廢宮之一房。以是宮爲古女王馬利司脫誕生地也。馬利天生麗質。而生世不辰。其生平流風遺事。有令人慨慕至深。因流連所居不置者。轉恨造物無情。以此畫壁殘塵。雲牕宿草。構成箇人一生愁城之基礎也。有村曰林列石高者。僅一長衢。石屋夾峙。古色斑然。北臨辣克湖。中央小嶼孤聳。沿岸均腴田。湖濱一片沃壤。其勢凸出。是宮即在其上。表式象方。中席廣庭。庭有石甃。噴水池。外闢穹窿門。以通車騎。更進則文軒重階。宮門之魚鑰見矣。

噫。此地不堪回首。蓋自馬利離宮。某年國有戰事。遣戍卒一隊。旅宿於此。夜薦枯草。斫臥。晨去遺火。恣之騰熾。遂成焦土。間惟花甌文石。未厄祝融。餘若崇樓邃閣。華蓋藻井。貝櫺檀栺。凡木質之屬。俱成灰燼。自茲以後。無人興建。迄今第存頽垣斷井而已。

馬利誕生之房。係鋪以花鋼石。本無滋蔓之理。惟屋梁塵土。久積成霉。種種莓苔。遂不期而自植。試將馬利墜視將母之時。與悍族肆兇茅龍更衣之日。一爲比例。其盛衰。已傷遙抱。況晴漪依舊。畫檻都非。矯首青冥。更無片瓦寸椽。足資研古者。其感情當復奚似。

馬利生時。其父蘇格蘭鄭蒙斯王。適以戰事居行間。英蘇兵連禍結已久。蘇軍屢敗。王疑將帥縱敵賣己。憂憤成疾漸殆。方馬利設悅吉音。達於軍前。正王易簣之日。此呱呱者。遂已失怙。父女無一面緣。其憂患若與有生俱來。母法女。名馬利解士。馬利則從父族。名馬利司脫。其後國人常以蘇女王馬利稱之。

馬利以獨孤女生王家。系應繼統。惟蘇律幼主嗣位。應舉一爵位至隆之人。爲居攝。俟女王長成歸政。而主少國疑。大權胥集於阿衡。非可輕託。故馬利之母。欲自攝政。是時法蘭西均奉天主教。英則盛行耶教。兩教相逕庭。天主教雖徧全球。實統於羅馬教皇一人。其教主儀式。尙繁縟。教堂多供聖母馬利亞及耶穌畫像。有盛典。祭司

華服。鑪香行道上。若賽會然。耶教則反是。主精神。尙清淨。斥偶像爲傀儡。彼之教堂。第藉以集衆講經。或祈天而已。

蘇格蘭人雖雜奉兩教。然耶教居多數。兩教聚黨相殘甚力。有時耶教徒攻毀天主教堂。舉所虔祀者。備極蹂躪。彼教積忿既深。一旦有機可乘。卽肆其權力。捕禁耶教徒於獄。或積薪燔之。

馬利解士。素奉天主教。蘇之耶黨。滋不欲其攝政。時有貴胄亞蘭伯爵。夙宗耶教。其譜系亦在當璧之次。是以覬覦攝政頗亟。而國民覘知其隱。懼啟陰謀。蓋有繼承天統之嫌者。必不宜使握太阿。漸不利於孺子。無如耶黨甚強。廷議之餘。終推亞蘭伯爲攝。約俟馬利成人。卽歸政。

事有足奇者。馬利受生之始。卽英蘇戰事之終。蓋英王之戰蘇人。本意附庸其國。取隸於英麾之下。蘇王旣逝。英師亦老。亞蘭伯挾幼主臨民。且饒戰略。非兵力所可卒併。遂變其殖民野心。爲和親之政策。知蘇女王與己世子名厄圖瓦者。年齡相若。因

思鯨吞之策。莫如與蘇立約。以尅圖瓦與馬利結婚。將來兩國自成統一。

英王亨利第八。性剛果。凡所策畫。舉不出於和平主義。此次和親之議。較諸窮兵黷武。所益已多。而王猶恐馬利體羸。或有隱疾。不幸幼弱。則所謀將成畫餅。前功盡棄。故必驗其秉賦。確爲完碩無恙而後可。乃令英公使督視馬利織衣。端詳體質。其時乳母申氏。及馬利解士。均遵其意旨。且以爲耀。驗畢。英公使歸報。謂世間美嬰如小馬利者。實爲所創見。亨利意乃貼然。決聘爲子婦。

英蘇既議和。英釋蘇俘。禮遣回國。設英王所策。終始均若是仁柔。則蘇廷雖有強力之人。亦不能阻其願。蓋此約之反對者。惟馬利解士。以種族宗教故。欲俟其女長成。使歸法王子。國中天主教徒從之。亨利是時若稍遷就。則其阻力。猶不足以毀其成。無如專制之君。恆固執己見。以爲理法。彼思馬利既爲其子婦。自應歸英教育。而爲此女王之阿翁者。亦應於蘇議院有一部分之治權。此兩事冒昧要求。蘇天主教徒。幾得肆其排斥。謂以貴主爲客兒。且寄賴於懷展之人。王方襁褓。詎得以外敵干吾

事。二者均非人情。必欲圖從。是置吾王與國於仇敵之腕下矣。宜囑拒。言者理直。廷議遂之。亨利亦知強力之不可致也。遂罷前議。僅定婚約。申明俟馬利十齡。歸英調護。

兩國議論紛紜之際。馬利方在保抱。憨嬉跳弄。無所知覺。時或枕母膝酣臥。美髮被纈。白咽若雕粉。或臨牕觀湖中乳鵝泅泳之狀。或學步未能。彳亍殿上。爵臣衷甲入朝者。恆睇視小女王端麗天容。以爲國瑞。

馬利駐蹕林列石高行宮。僅二年。當其生九月。諸大臣已議行加冕禮。以是兒健碩。雖在嬰年。已可挈至列代女王加冕之地。日斯代林者。踐茲盛典。斯典本爲舉國所忻仰。此次女王襁褓中已膺神器。尤新耳目。是時歐西各國。均遣使致賀。斯代林一隅。遂爲列邦關注之地。

斯代林城堡。在蘇格蘭內地。築於一小石山巔。山從平野之中。隆鑿而出。若海心浮島。作戴笠形。彌望巖巖。環囀四周。則又層巒疊嶂。積翠浮天。游斯堡者。或躡展對峯。

或攬轡平原。俯視仰觀。莫不顯豁呈露。誠勝境也。

斯堡距林列石高約五六十里。中途沿法士和湖濱。達於小山之麓。由三面皆峭壁。一面有鳥道蜿蜒直上。路盡而堡門見。入門深壕四繞。上架浮橋。旦夕可按機舒卷。渡橋歷迤邐長垣。三兩圓塔。始抵禁禦。

斯卽馬利加冕地也。際此舉行盛典之時。而身膺大寶者。渾沌嗃嘻。不知何者爲勳爵。使臣貴官命婦。但見劍氣雍容。衣光璀璨。滿堂生客。蹀躞趨跲。須臾頃聲喃喃。有端嚴老宿之人。舉峨冠加諸其頂。彼亦漠然無所動於中。惟目灼灼看人而已。其母馬利解士。則以宗教感情。引爲種族幸福。無任欣祝云。

林列石高斯代林之間。有高原。爲野人游牧逐水草地。其俗鄙悍。外人罕至。今之道暑來游者。但見車水馬龍。穿山如織。豈知馬利當日居此荒碕。猶蕭條若非人境也。馬利往來於林列石高斯代林者二年。旋以兩教爭端日亟。此聯法蘭西。彼合蘇格蘭。互持不下。危機罔測。於是諸大臣定議。以馬利退藏於密。慎保安全。惟過於鄉僻。

本非龍馭所宜。乃擇一邊界高原。南傍門梯湖。湖中有島。蘇人謂之英處麻泓。即英處地極隱邃。可爲馬利駐蹕之所。

馬利遷此時。年約四齡。師保外復慎選四貴女爲伴。皆名馬利。一馬利比吞。一馬利福倫奴。一馬利甲文斯吞。一馬利西吞。年皆五齡以內。相從俱往。

馬利蒞茲孤島。得四馬利爲伴。自安且悅。庸詎知總角之時。已將議婚兩姓。緣馬利解士。向法情殷。不惜以王太后之尊。交驩亞蘭伯。古凡一世之英雄。多不能脫陰柔籠絡。亞蘭伯亦蹈此轍。變其宗旨。甘爲附和。兩權既併。蘇政府遂翻然盡變前策。徑告英王亨利。決廢婚約。

英王聞蘇人廢約。劍屢寢皇。與師問罪。戰局旣肇。成敗非一時可決。而王憤勃過情。血脈怒張。致疾且革。彌留之際。雖所親亦瞠目若不相識。顧諄諄以仇敵未平爲憾。故王雖逝。英政府仍堅持戰事。以逼蘇人。於是遂有厄丁北之戰。

厄丁北者。襟山負海。爲蘇格蘭一大都會。是時英蘇兩軍旣接。蘇人漸却。英軍遂成

吾國之勢。且其軍嚴礮線。前及蘇陸軍陣地。倭兵氣愈揚。未戰之初。厄丁北居民。已懼敵占勝着。則將殘及池魚。已而礮聲隆隆。屋瓦皆震。英海陸二軍。果分犄角。挫蘇防軍而進。直搗巖城。方事之殷。非賴重關保障。十萬人煙。已罹紅羊一劫矣。蓋厄丁北內地。有一巽帶堅固礮臺。高扼山巔。勢足資嶠。故英人雖以戰勝力強硬交涉。轉輾蘇人團體。至所有耶教徒。先時未嘗反對者。至是亦憤外侮之侵陵過甚。聯合義勇。敵愾同仇。聲言吾輩於婚約本無所忤。惟英人必以兵力劫我。遣女行成。則公認爲不可。兩黨勢合。蘇人一心。遂遣使乞援於法蘭西。許以馬利嫁法世子佛倫什仕云。

漁人之利。無不欲者。法王深喜此使之來。尅日遣兵六千。赴蘇助戰。當此戎馬倥傯。馬利雖隱於麻溜島中。究未萬全。蘇人決先發制人之策。遽將馬利寄法教育。俟長即就近成婚。議定。亟以法人運兵來蘇之船。送馬利及其扈從等首途。四馬利媵焉。馬利等既獲蘇救。南行抵克來江濱。暫駐丹巴吞堅堡。當日礮聲多繁於危峯險要。

之區。以備敵。君巴香山勢奇峻。矗立江濱。旁綠雉堞。上有望樓。欄檻。江流直達格拉士高城鎮。風帆沙鳥。往來如織。旅行經此。輒登高憑眺。留連忘返。方馬利時。則江闊天低。兩三星火。搖漾荒洲。獨法兵艦拋錨於此。候迎女王而已。

馬利以稚齡嬌女。遠適異國。且因彼人一身。而鍾籟震驚。蟲沙鋪化。今後悠悠身世。尙不敢知。苟其已識世情。則此女郎牽衣別母之時。清淚如鉛。雖極世界之長流。當不足以傳其哀怨。幸也。瓦狗泥車而外。無所容心。況有四馬利相依。更覺胡天胡帝。惟見長途。景光韶媚。儀衛森嚴。賞心娛目之餘。偶忽忽若有所失耳。

第二章

馬利去蘇。實爲英法兩國一大關鍵。彼時君權猶重。況以小女王隱爲兩國之尊。其聲望自聳一時。蘇之臣民。於其去也。如戀慈雲。法之臣民。於其來也。如拾寶月。於時馬利舟出克來江。經英格蘭。愛爾蘭中間海峽。此地按圖渺如一粟。實則汪洋浩瀚。高浪如屋。茲行復遇颶。斷纜折樁。幾遭觸礁之險。幼者罔知危難。而同舟勳貴羽林

等。則望眼針穿。寒肌粟起。羣起籲天。求登彼岸。天公多佑貴人。果如其願。數日。安抵法北鄙蒲勒斯堤城。

法王已盛集騶從。迎此未婚冢婦矣。自蒲勒斯堤抵巴黎。凡所過城市。均夾道香花。窮奢極侈。謹致歡迎之意。更下特別恩詔。令蹕路所經。諸獄悉行縱囚。茲事足見當時立憲尙未萌芽。王者可以己意生殺民命。羅馬政府。每當踰越令節。亦有斯舉。就今觀之。不啻放縱豺狼。助貴人一日盛筵之興也。

法王有數宮。附近巴黎。馬利居其一。曰聖齋門宮。距巴黎西北四十里。宏麗巍巖。爲歷代發祥聖地。且擅林泉之勝。馬利駐此時。益加緣飾。竹馬羅幃之屬。凡足以遣童心者。無不具備。是以馬利四媵。俱覺此間樂不思蜀。而彼人慧根夙具。雖少日已若孤鴻野鶴。不可羈縻。貝宮絳闕之中。夷然不屑也。

馬利賦性。少與人殊。舍錦繡皇宮。而喜清淨尼庵。古時優婆塞多大家閨閫。生世不辰者。回向正宗。並自任教育孩提義務。馬利所居庵。有數尼。性尤溫密。極鍾愛於此。

尊麗仁柔之貴女。馬利天情奇犖。一受人憐。輒有終焉之志。推其本真。雖披緇畢世。敵麗尊榮。亦所深願。無如孽緣前定。花葉相當。且託命於炙手可熱之法王。安允置身世外。於是僉議復令回宮。

馬利別此數尼。一種悽惋不能自勝之狀。爲其畢生情懷萌芽時代。自茲以往。紫禁沈沈。無復出塵思想。法王猶慮耽寂之懷。非年少所宜。特於馬利薈莠所經。鋪張華侈。疊以富貴。仍督令勤學。課餘則盛陳百戲。多方以悅之。其同伴四馬利外。尙有法貴主二人。均沾優待。

馬利解士。方其女去蘇時。國是未安。人望所關。不得已羈留兩載。然念女思親。富貴欲歸故鄉。尤人情所不能自己者。於是遂有歸甯之舉。

王太后此次歸法。頗於國際有關。是以迎賓供帳。務極隆侈。一路錦車戾止。騎從雲湧。峨冠禮服。負弩而前驅者。尤繁若流星。行抵魯路恩邊境。法王已挈小馬利。自巴黎來逐。中途相值。萬呼萬歲之聲。令人耳聾三日。王太后應接不暇之間。瞥見一小

髮耶。美髮連鬟。飄飄風前。中束以茜紅縑。文衣素練。露臂至盈尺。下着小蠻靴。間中衣寸許。皓若霜雪。乘亞蘭伯小馬。眼波流轉人叢。若饑嬰乳。而不敢遽卽者。知掌珠在是矣。慰極涕下。溫訊不能成聲。當時老鳳將雛。小鳥倭人。天性勃萌情狀。最憐旁列貴媛。骨肉素睽者。忍淚剗心。而不能不自矯慊愉。隨人作媚也。

解士之母猶在。其人早歲孤孀。悼逝至深。遂厭羣塵。幽居一鄉僻之所。日惟誦經資冥福爲事。解士於是往省之。入門但見凝塵黯淡。遺掛淒清。陳設皆深墨色。老人立衣巾如故。一種恨人身世。見於眉宇。解士雖亦未亡人。而怡情富貴。熱心政界。與所生正復冰炭。至此孝思雖切。亦不過悼彼向隅。偶爲不樂而已。

解士駐法一年。別馬利於防亭布盧王宮。斯爲母女二人永訣之期。其感情當有自然哀惋者。無如解士此時。方以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必欲去亞蘭伯而代之。使全蘇安然在握。乃已。權利黨心之頃。天情自涸。且願得政。亟欲成行。不稍顧戀。遂以馬利固有之權。外挾法王兵力。勒令蘇政府以己居攝。卒如所願。